

暴風雨詩刊

第一輯

海

燕

對夫
孫用
雷石榆
羅鐵鷹
陳奔
辛勞

金逢孫
袁水拍
青島
唐牧
呂漢野
錫金

丁瑞
向青
今虛
流沙
莫洛

581.229

1101





輯一第刊詩兩風暴

燕 海

行 刊 社 歌 詩 燕 海

1939 · 10



梁憲先生

贈

敬書
梁憲先生
詩集
十
日

64164

「怒火文藝」創刊號要目

前奏曲……………編者

創 風塵……………紺弩

叉路……………柏山

房東……………葛琴

烙痕……………夢萍

作 在浙西……………吉民

翻譯：奧普金斯基……………荃麟譯

理論：「唱歌」是「力量」……………蒲風

散 在這飽和戰鬥力量的後方……………尹庚

文 突圍一週年……………石萌

速寫：傳單……………葛琴

劇本：芙蓉與牡丹……………洗羣

長詩：捧血者……………辛勞

文壇消息……………編者

封面·木刻……………羅清楨·萬湜思·徐堡甫

暴風雨詩刊第一輯

海 燕

主編者 海 燕 詩 歌 社

溫州百里坊一二號莫洛轉

發行者

印刷者 文 化 印 刷 所

溫州倉橋街一一一號

一九三九年十月月初版 每冊二角 版權有

831.8
8232

目次

| | |
|---------------|-----------------|
| 到前線去(木刻) | 野夫作 |
| 拿起爆烈的手榴彈(木刻) | 金逢孫作 |
| 衝上去呀(歌曲) | 雷石榆詞·丁璣曲 |
| 新軍歌(歌曲) | 雷石榆詞·丁璣曲 |
| 海燕(代發刊辭) | 高爾基原著·瞿秋白遺譯(1) |
| 寫於除夕 | 甸，裴多菲作·孫用譯(3) |
| 悼約翰·可格遜 | H·道格拉斯作·袁水拍譯(4) |
| 智慧 | 弗萊卡斯作·萊士譯(6) |
| 我們堅決地捏斷投降者的咽喉 | 向青(7) |
| 「愛路村」的故事 | 雷石榆(10) |



國家圖書館



004650905

你會似鳳凰般自焚而再生

青鳥(13)

風雪

今虛(15)

懷G·C

今虛(16)

五一，偉大的一日

羅鐵鷹(17)

詩二首

唐牧(19)

江南

流沙(20)

增強力量

陳奔(25)

綠色的：

呂漠野(26)

寄彥霖

莫洛(26)

打退鬼子好回鄉(五更鼓調)

殷夢萍(27)

擊家山(長詩)

辛勞(29)

建立地方詩歌運動(論文)

錫金(47)

海燕帶來的消息

諸家(50)

編校後記

編者(57)

資料
圖記



到前綫去！(原板木刻)

野夫作

G 調 $\frac{2}{4}$ 衝上去呀 雷石櫟詞 丁璫曲

(快而有力)

$\dot{1} \cdot \dot{1} \quad \dot{1} \dot{6} \quad | \quad \dot{5} \quad \dot{6} \quad \dot{5}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5} \quad \dot{1} \cdot \dot{2} \quad | \quad 3 \quad 0 \quad |$
 衝上去呀，衝上去！撕毀太陽旗！

3 ————— $\dot{2} \quad \dot{1} \quad \dot{1} \quad \dot{7} \quad \dot{1} \quad | \quad \dot{2} \quad \text{—————} \quad | \quad \dot{2} \quad 0 \quad |$
 牠沾污了我們土地。

$\dot{1} \cdot \dot{1} \quad \dot{1} \dot{6} \quad | \quad \dot{5} \quad \dot{6} \quad \dot{5} \quad | \quad \dot{1} \cdot \dot{2} \quad 3 \quad 4 \quad | \quad 5 \quad 0 \quad |$
 衝上去呀，衝上去！砍下鬼子頭！

6 ————— $\dot{5} \quad \dot{4} \quad \dot{4} \quad \dot{3} \quad \dot{1} \quad | \quad \dot{2} \quad \dot{1} \quad \dot{2} \quad \dot{3} \quad | \quad 1 \quad 0 \quad |$
 牠殘害了我們父母兄弟。

1 $\dot{1} \cdot \dot{3}$ $\dot{5}$ ————— $\dot{3} \quad \dot{2} \quad \dot{1} \quad \dot{2} \quad | \quad \dot{3} \quad \dot{2} \quad \dot{1} \quad \dot{2} \quad |$
 來，來，來！裝好子彈，上起刺刀，

$\dot{3} \cdot \dot{2} \quad \dot{1} \quad \dot{2} \quad | \quad 3 \quad 6 \quad | \quad \dot{5} \cdot \quad \dot{2} \quad | \quad \dot{6} \dot{5} \quad \dot{5} \quad \dot{4} \quad \dot{3} \quad |$
 衝上去呀，衝上去！在敵人的血裏，

2 6 $\dot{5} \quad \dot{4} \quad \dot{4} \quad \dot{3} \quad \dot{2} \quad | \quad 1 \quad \text{—————} \cdot \quad |$
 插上我們的國旗！



拿起爆烈的手榴彈(原板木刻)

金逢孫作

C 調 $\frac{2}{4}$ 新 軍 歌 雷石榆詞 丁瑞曲
 中速

| | | | |
|---------------------------|-----------------------------|-----------------------------------|---|
| 5 . 6 | 5 3 1 | $\dot{1}5 \dot{1}2 \dot{2}$ | $\dot{3}$ ——— |
| 好 鐵 | 打 的 槍， | 扛 在 我 們 的 | 肩 |
| $\dot{2}$ 0 | 6 . 7 | 6 5 6 | $\dot{3} \dot{2} \dot{1} 6 6$ |
| 上； | 好 鋼 | 打 的 劍， | 光 芒 刺 碎 了 |
| $\dot{1} . \dot{2}$ | $\dot{1}$ 0 | $\dot{2} \dot{2} \dot{3}$ | $\dot{2} \dot{1} \dot{1} \dot{6} \dot{1}$ |
| 太 | 陽。 | 我 們 是 | 黃 帝 的 子 |
| 5 . 6 | $\dot{1} 6 \dot{1} \dot{2}$ | $\dot{3} \dot{2} \dot{1} \dot{2}$ | $\dot{1}$ 0 |
| 孫， 為 | 祖 國 | 效 命 戰 | 場！ |
| $\dot{1} \dot{1} \dot{3}$ | 5 . 6 $\dot{1} \dot{2}$ | $\dot{1}$ ——— | $\dot{1} \dot{1} \dot{2}$ |
| 我 們 是 | 新 的 生 力 軍， | | 一 致 對 |
| $\dot{3}$ 2 | 6 5 5 6 | 5 0 | 5 $\dot{5}$ 6 |
| 強 敵 | 英 勇 地 反 | 抗！ | 反 抗！ |
| $\dot{1} \dot{1} \dot{2}$ | 6 5 $\dot{3}$ 5 5 | 6 . 7 | 6 0 |
| 反 抗！ | 踏 着 先 烈 的 | 血 | 路， |
| 6 5 3 5 | 6 6 . $\dot{1}$ | 2 ——— | $\dot{1}$ 0 |
| 爭 取 民 族 | 澈 底 的 | 解 | 放！ |

海 燕

代發刊辭

高爾基原著
瞿秋白遺譯

白濛濛的海面的上頭，風兒在收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的中間，得意洋洋地掠過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閃電。

一忽兒，翅膀碰到浪花，一忽兒，像箭似的衝到陰雲，牠在叫着，而——在這鳥兒的勇猛的叫喊裏，陰雲聽見了歡樂。

這叫喊裏面——有的是對於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燄和對於勝利的確信，是陰雲在這叫喊裏所聽見的。

海鷗在暴風雨前頭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竄着，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藏到海底裏去。潛水鳥也在哼着——牠們這些潛水鳥，夠不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轟擊的雷聲就把牠們嚇壞了。

蠢笨的企鵝，畏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這泛着白沫的海上飛掠着。

陰雲越來越昏暗，越來越低地落到海面上來了，波浪在唱着，在衝上去迎着高處的雷聲。雷響着，波浪在憤怒的白沫裏吼着，和風兒爭論着。看罷，風兒抓住了一羣波浪緊緊的抱住了，惡狠狠地一摔，扔在崖岸上，把這大塊的翡翠石砸成了塵霧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飛掠過去，好像深黑色的閃電，箭似的穿射那陰雲，用翅膀刮起那浪花的泡沫。看罷，牠飛舞着，像仙魔似的——高傲的深黑色的暴風雨的仙魔——牠在笑，又在嚎叫……牠笑那陰雲，牠歡樂得嚎叫！

在雷聲的震怒裏，牠這敏感的仙魔——早就聽見了疲乏；牠確信，陰雲是遮不住太陽的，不的，遮不住的！

風吼着……雷響着……

一堆堆的陰雲，好像深藍的火燄，在這無底的海的頭上浮動。海在抓住閃電的光芒，把牠熄滅在自已的深淵。像是火蛇似的，在海裏游動着，消逝了，這些閃電的影子。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家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罷！

寫於除夕

匈牙利裴多菲作
孫用譯

年啊，你的行程已經完了。
你去罷，不要太寂寞，孤零。
那邊的世界沉沒於黑夜，
你需要一盞小小的明燈，
你且傾聽着我的歌聲。

老舊的琴啊，我抱住了你，
我就撥動着你的琴絃。
你久已由我顯出了自己，
你歌唱了許多。我要再彈，
你能不能再歌唱一遍？

假如你也曾知道狂歡，

狂歡罷，用了你的歌唱。
保持了你的以往的光榮；
更莊嚴了，有你的聲浪
在這莊嚴的時間盪漾。

戰爭之神徵募着我了，
我去了，加入他的一團。
歌聲也就默默地停下。
假如我寫，我得用刀尖
寫我的歌了，在這一年。

唱罷，琴啊，唱罷，親愛的，
唱罷，唱盡了你的力量，
唱着光明，也唱着黑暗，
唱罷，唱着溫柔，唱着剛強，
也唱着悲哀以及歡暢。

像一陣狂風，牠忿怒地

將古老的橡樹一齊折斷，
像一陣和風，牠平靜地
微笑着極甜蜜的安眠，
撫慰大地的花朵，在春天。

我從那一面明鏡之中，
映出了我的整個的人生，
有兩朵最美麗的鮮花：
不息地過去着的青春，
和永沒有終了的爱情。

傾罷，琴啊，傾下了一切，
傾盡了你的一切的隱藏；
向着高天，也向着大地，
正當牠逝去了的時光，
傾下一切的光線，那太陽。

勇猛地唱罷，琴啊，正如

已經吐出了最後的歌音。
牠的叮玲不至於死去，
迴旋於時代的高山之頂，
世紀響應了牠的回聲。

本篇自世界語的「匈牙利文選」譯出，
世譯者是K. KALOSCAY先生。

悼約翰·可格遜

一九三八年·十月·死於西班牙

H·道格拉斯作
袁水拍譯

同志，你戰鬥得很好，
你死得很好。

我們在這裏
看向黑暗之海，

那兒你已逝去。
我們說這是好的。

這是好的，人能這樣戰鬥，
這樣地死……

雖則心會悲哀，
想你這樣熱情，可愛，
活躍而勇於探索
的人竟死去，不再動彈，
沒有了知覺。

雖則心不能把握這一點，
並且因此而悲哀，

（是的，這是難於想像的啊。
如果你現在走進這房間，
消瘦的樣子，局促的步子，

昂着首，

談說，
你的心奔馳，
永遠這樣熱情，
永遠這樣好奇而天真，
那麼我倒絕不吃驚。）

但是，雖則心難於把握，
並且因此而悲哀，
仍然我們要說，
這是好的，人能把死來換
一個新生的世界。
這是好的，如果人死了能夠
消滅了野蠻，屠殺……
這是好的，人能這樣死。

如果有些人
說你不必死，

因爲你尙年青，
而這死是白死的。

那麼我們要

用你父親的話答覆：

『與其不爲了什麼活過一世，
不如爲一個主義而奮鬥戰死。』

我們看你的死不同於他們，

以爲是單獨的，孤立的，

我們把它看作更大的

羣體之一部，灰色的巨浪之一部份，

地面上千百萬

踐着戰爭與法西斯主義，

用遲緩然而堅實的步伐行進，

（把整個大陸搖撼）

走向土地的新生。

你是羣體的一部份。

智慧

威廉金波兒·弗萊卡斯作
萊士譯

問我流血的事，因爲我曾幾次的加入戰爭，

問我春天的草原是怎樣的情景，

問我以想像述出神祕的羣星，

與美麗的月兒在閃耀着的神情。

輕狂的蜂羣在野生的三葉草之間採蜜，

待割的修長的野草響聲淅淅，

快樂的雲雀的歌兒，

山楂落遍了山崗，似雪的堆積。

美麗的由遠方逆風行駛而歸的船兒，

擊碎的浪濤之 眼石的散光，

婦人的芳容的憔悴與深鏽的悲傷，

——問我這些。

當着美人躍入心裏，
像永不能肅靜的狂嘯，
歷史上發出的幽靈的呼聲
只不過是狂笑者的回音。

我們堅決的捏斷投降者的咽喉！

向青

譯者

這首詩好像是厭戰的詩，其實不然。牠是有着積極性的。因為「我曾幾次的加入戰爭」，而意識那些戰爭是不合理的，不應再加入。在敵人當中，不是有許多眼睛睜開了的，良心發現了的士兵嗎？

記住你的祖國

每一寸土地

都是用祖先的血肉填起

從荒僻的原野上爬過

你的祖先

是怎樣一雙血淋淋的手

披開滿途的荆棘

一滴血帶來一滴光明？

用一條條堅忍的筋骨

撐起了百萬里的河山

建業者沉重的辛苦！

不望兒孫有什麼報答

只望兒孫記住

祖先的囑咐

自己不要人家一寸土地

自己的土地也不給人家一寸！

歷史記載得很詳實

每一代的兒孫

都用鋼鐵的心守住邊疆

不教邊城飄來一縷狼烟

和平的鼓樂年年打過元宵。

中間偶遇有胡騎前來犯關

守望的將士

立刻點燃長城上的烽火

黑烟騰躍連天

愛國的將士舉眼望到

就拔劍躍奔上白馬

一人一騎相將趕到關邊

人人都抱着一個堅決

此來若不砍落侵略者的頭顱

不再回到中原見我的父老

好男兒都對祖國許下了死！

百萬個英雄

深深記住家國的仇

鐵騎沒入萬里黃砂

灑落多少熱血在邊疆砂漠地

擊退的敵騎向北悄悄逃歸

終不使邊土淪喪一寸！

至於今日

邊塞上尙聞有

古代英雄勇猛的戰鬥

刀劍激迸的鏗鏘

萬里黃砂中

隱約見到奔騰的鐵馬

馬鞍上騎士的威風

穿沒刀劍中

那晶亮的一雙眼睛

覓取敵人的首級！

中華民族的兒孫

世代都不辱沒祖先的光榮

隨時伸出鐵的拳頭

迎擊侵略者的殘騎！

今天

侵略者的鐵蹄

又踏進中原的陣地

魔手魔腳

印上那裏便是死

跟着先知者警醒的號角

全中華民族的兒女

都應聲站立起來

肩起腥血的戰旗

走上決死的戰場

你瞧一天幕火花

一天幕濺飛着血肉

生死便要這樣決定！

鬥爭吧

祖國的原野上從不豎立降旗！

不容許從誰的口中吐出妥協的毒燄

我們堅決的捏斷投降者的咽喉！

祖國有五千年的光榮

民族還有四萬萬五千萬條命

你不能都給他們判決死刑！

你爲祖國爭取生存吧

你瞧着千萬條慘死的命

你不能把百萬里的河山

視同一塊破布

你不能使民族的鐵軍

贖飽了志士的熱血

寫起來却是一個冤字！

鬥爭吧

一齊迎着敵人的刀鋒

我們沒一個投降

我們堅決的捏斷投降者的咽喉！

一九三九，二，一〇。

「愛路村」的故事

雷石榆

一·前序

日寇花的宣傳費真不少
可惜比大炮飛機還無效
那宣傳品的種類無空去細數
但舉出一種你看了一定發笑
那不是鮮豔的顏色的魅力
也不是因那畫紙又大又滑又厚
我也不瞞本心說

圖畫繪得的確相當好

你看那火車和鐵路多像

還有一位中國人望着火車舉起雙手

近旁是一個村落

「愛路村」三字標在村落的前頭

然而那不是實物的攝影

所以這才使我們覺得可笑

可是敵人並不單靠這繪畫做宣傳

還使用種種手段夢想實踐這種企圖

當然這種企圖只是一個畫餅

看了下面一個故事你就知道

二·如此佈告

在鐵路沿線的各村落

或各個車站的牆壁上

貼着「前序」所述的繪畫

和一張狗屁不通的佈告：

「照得交通暢達

乃為人民福兆

大日本皇軍為維持東亞新秩序

為調整中國人民之生活良好

不惜調動大軍

驅除抗日侮日之徒

然爲保障地方安寧

維護交通乃首要任務

查得頻發路綫破壞事件

乃由於匪賊之肆擾

爾後如捕獲此輩卽處極刑

通匪或隱匪者同等論罪

若有以上等行爲而自首者則減免

出力護路或報告匪情者重賞

仰人民一體知照 切切

此佈

大日本皇軍司令部

這佈告也和繪畫一樣新鮮

但在下面你可找出被撕毀的痕跡

和未乾透的漿糊。

三·防備不了

佈告也像「護身符」一樣無靈

鐵路的破壞一天更甚一天

多少皇軍在鐵甲列車的傾覆中傷亡

多少糧食彈藥被截搶乾淨

前線的將士不時餓肚皮

和望穿兩眼的等待救兵

最可惜的是大陸的礦產

即使開採得來 運輸那裏成

假如保護得住交通綫

統治亞細亞的盛況多可觀

可惡的「支那匪賊」

剿來剿去也剿不完

初以爲燒毀附近的村落

便可以消滅他們的蹤影

可是需要「苦力」修路的時候

就不容易找到一個老百姓

而帝國又沒有那麼多糧食

養備苦力成萬成千

即使養備得來

也難防他們脫逃和搗亂

何況區域那樣遼廣

怎能分配得平均

帝國既缺乏物力和人力

那裏有大量的警備隊來調遣

利用騎兵巡邏也是好的辦法

但派遣了的騎兵

不是常常空見馬匹

背着血染的鞍子歸還

有時人連馬也沒了下落

更損失了寶貴的槍彈

四·瘦狗村的最後一幕

但敵人的腦袋並不算壞

一種新法寶從特務機關使出來

像組織宣撫班一樣

把中國人緊緊統制

他們調查那村裏多少人

誰個算最忠厚

就命令他做「愛路村」的村長

督率全村老百姓聽從命令左轉右走

輪流站崗，守望

或送情報或追捕匪徒

如果誰個發生毛病

便先懲罰村長的「糊塗」

瘦狗村的張梧桐被拉出做村長

從此他就觸了霉頭

有一次因附近掘去了八條鐵軌

老張被召去吊打還罰宰他的耕牛

有一次因發現游擊隊出現在村前

率領老百姓把覆車的糧秣搬走

老張事先帶着他的老婆和幼女去投報

怎知把他的妻女押留，把他殺頭

只有他的兒子最堅決

和村衆參加游擊隊的戰鬥

當晚瘦狗村飛來了密叫的機槍聲

飛來了翻天覆地的砲彈
可是那裏只留下空虛的房屋

飢餓的老鼠和貧血的跳蚤

皇軍覺悟那裏沒有一點反響

由興奮而羞怒

於是擁進殘破的村裏

預備放火連一片瓦礫也燒焦

但火舌剛剛伸起

四面投來的手榴彈把鬼子爆得半天高

遠在村外的砲手也在襲擊中

你會似鳳凰般自焚而再生

報告詩

青島

有的倒在血泊裏，有的負傷逸逃
過了半句鐘

灰暗的山岳間響着沉重的喘息

和勝利的歡笑

但明天早上

瘦狗村被鐵鳥的卵子擲成廢墟了

不過遭難的

只是一些老鼠和跳蚤。

一九三九，二，一，洛陽。

胡里山，

胡里山，

胡里山上的砲台喲！

你巨人般站起來，

向着敵人肉搏戰，

你頭上冒着淋漓的彈雨，

你胸膛開遍腥紅的血花，

你沒有絲毫的驚惶。

你身上塗滿敵人的血
你自己也流血了，
直至你的血液枯乾，
才焚化你自己的屍骸；
讓光榮的犧牲
完成你壯烈的收場！
你爲十八萬人而咆哮！
你爲十八萬人而怒吼！
挺身竝立在瘋狂的轟炸下，
堅持五晝夜的時光，
拚着最後一顆彈，
打翻了一隻敵艦！
雖然援盡彈絕，
你猶存着孤軍奮鬥的勇敢。
你勇敢光榮的殉難，
早已嚇破敵人胆！
你英勇抵抗的力量，
是十八萬同胞親眼看！

我想起老台長的威風，（註）
表示閩人誰也不願做漢奸！
我想起古礮堡的雄姿，
似金字塔般偉大堂皇！
讓我們用血淚紀念你，
血寫的故事是千古留芳！
鷺江的波濤在呼喚你，
南太武的高峯在對你遙招。
我相信你會似鳳凰般
自焚而再生！
我相信你會似石像般
竝立而長存！
不久，不久，
我將再見青天白日
滿地紅的國旗，
在你頭上飄揚！

（註）台長閩人張元龍年老勇敢，有與台共存之誓
一九三八廈門淪陷週年紀念作

風雪

今
虛

——大雪，M·O·忽至，述三月來工作因贈。

十二月的風雪

凍合了

村外的流水，

十二月的風雪

凍合了

旅人的行跡，

——有誰還縮頸奔波於鋪雪的泥徑呢……

M·O·呀，

你却踏破了鋪雪的泥徑

而來了。

不消生上一盤火，

不要熱上一壺茶，

你傾訴着

戰鬥的經歷

——像是傾瀉着溶鐵，

把這周遭都

炙熱了，

讓我來

打開窗門，

換一口熱悶吧，

窗外，

大地該解凍了……

辛勞，向青，流沙，諸同志：

請示最近通訊處，以便取得聯系。致

敬禮！

海燕詩歌社啓

懷 G · G

今
虛

也挾過長江，黃河
而遠去。

那

——廣大的會場上，

瘦削的你

會威武地

站起來的，

用尖銳

歷落的

聲音，

朗讀着

三萬字的

報告。

——我依稀聽到雷動的掌聲呢。

而，

寶貴的

G · G ·

我懷念着你，

而且，

祝福你。

那日子，

你用一身的瘦削，

荷着

革命的忠誠與積蓄，

跨過長江，黃河，

走向

遼遠的邊邑，

——把我的懷念

——經驗呵，
——教訓呵，
——指示呵，
——方針呵，
要裝滿你一身了。

如今，
黃河的堅水解凍了，
春光已照射到江南；
G·C·
拍一拍襟上的風沙，
你該歸來了。
用一身的瘦削，
荷起

——經驗呵，教訓呵，指示呵呵，方針，
渡過黃河，
渡過長江，
奔回

海防上的崗位吧，

——渡過黃河，
——渡過長江呵……

五一，偉大的一日

羅鐵鷹

來了，
偉大的號召；
這五月的第一日
是勞苦大眾的。

——勞苦大眾站攏在一條線上，
擎出反抗的鐵手，
要爭取麵包，爭取自由，

不願像一隻羔羊，
讓人家把油榨乾。

今日，

祖國正掀起

民族解放的巨浪。

槍械工人，

紡織工人，

銅匠，

鐵匠，

小販，

……

——地獄裏的黑流

集在這禮堂上。

誠實的面孔，

興奮的胸腔，

揮舞的臂膀。

發誓：

不願做奴隸，
不願做漢奸走狗；
要做一條好漢！

發誓：

「抗戰到底」，

「民族至上」，

說甚麼「資方」，「我方」，

努力生產，

增強抗戰的力量。

說甚麼「資方」，「我方」，

捏緊槍桿，

衝上戰場，

射擊日本鬼子忘八蛋！

——民族革命成功，

勞苦大眾自然解放！

五月二日於昆明

詩二首

唐 牧

龍 燈

油菜花開了，
月亮兒圓了，
我們盼望的日子也到了。

今宵是我鄉的狂歡節！

在孩子們們的歡呼裏，
在少女們的笑語裏，
在青年人的歌裏，
在老年人的夢裏，
於是

鼓聲鑿鑿地，

鑼聲鏗鏘地，
龍燈衝出夜幕來了。

伴着通明的火炬，
迎着響亮的鞭炮，
龍燈活潑地

游行於阡陌上，

龍燈是有美麗的裝飾的。

舞龍燈的農民

也有美麗的裝飾的。

請看飄揚着的小旗吧：

「人民安樂」，

「農產增加」，

「前方勝利」，

「保衛中華」。

（惟有龍燈是最了解

祖國的幸福呢！)

在狂歡節：

我們開始

嘗到生活的甜味，

依戀大地的春天。

春之歌

燕子從南國飛來，

禾苗生長了，

青蛙活躍於綠水上。

於是在溫煦的春風裏，

大地飄着草木的芳香。

如今，我們是大地的保護者，

大地的戀人。

江南

流沙

紅紅的太陽

慢慢地由東方升起，

照着大地，

照着江南的

一個個的湖泊，

一道道的河流。

小山環繞着

平靜的南漪湖，

遠望着好像一個大圓鏡，

在陽光射出萬道的精光，

漁舟就像浮鴨一般的

飄在水面，

這裏是漁夫生命的源泉，

這裏有肥美的魚，
有燕兒飛來飛去，
小舟就是他們的家庭，
這個湖就是他們的桃源。
在這山水懷抱之間，
躺着廣闊的
肥沃的
原野，
農夫在清和的原野上，
有的撒着種子在種麥，
有的扶着犁在耕田，
老牛慢慢地走着，
氣也喘不過來的樣子，
八哥飛到牛旁，
躍了幾下，
叫了幾聲，
又飛到田埂上，
小嘴啄着

那萎黃的草上亮晶晶的露水，
一刻又飛到丹楓上。
這江南的大野
是幽美的，
是恬靜的，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兒女，
打漁啊，
耕田啊，
那古老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
那淳樸的生活哪！
忽然，
血腥的風吹到了太湖，
吹到了石臼湖，
最後吹到了南漪湖，
吹來一些小洋船，

那異國的人，

昂着頭，

在船上，

身上穿上黃衣裳，

持着槍，

四面張望；

戴笠的

漁夫們

赤着腳，

裸露着紫銅色的兩臂，

縐着眉頭，

咬緊牙關，

橫搏着篙槳，

擊碎了萬頃波浪；

平靜的南漪湖，

不久，不見漁舟，

也不見黃衣裳，

但具一見具的死屍在飄蕩。

血腥的風吹到了

江南的原野，

極目一片穹荒，

不見鷄，

不見羊，

不見人跡，

也不見村莊，

只見鬩鬩的新塚，

萎黃的草伴着

嶙峋的白骨，

野犬齶齶地

在那裏盤桓；

在草原的一角，

有一堆堆的破瓦

壓着燒焦的柀木，

僅存的一幢房屋，

傾斜地

在秋風裏擺蕩；
由柴門裏，
伸出一個蒼白的頭，
慢慢地走出兩步，
睜開疲乏的眼睛，
驚愕地
對着行人打量；
問聲老父：
「這裏爲甚太淒涼？」
「這裏來過黃衣裳，
不是打鷄
就是要花姑娘，
羣衆憤怒，
活捉黃衣裳，
釀成一場大災殃。」
苦淚由老父的眼眶
流到兩頰上，
狂風嗚嗚地叫着，

老父顫慄地
縮進裏面。

血腥的風吹到了
江南的城市，
吹得城市就像秋風裏的黃葉，
工廠，不聽得機器的叫囂，
只聽那街頭
失業工人飢寒的哀號；
商店半掩着門，
一點陳老的貨物，
等待着不可思議的顧客；
小攤像孤兒星一般地擺着，
小販眨着憂鬱的眼睛，
熱切地望着行人；
那少許的行人
蒼白的面孔，
兩腿無力地走着；

一個小孩

身上穿着破衣裳，

和一個黃瘦的少女，

在被敵機炸毀的房屋旁，

拾着垃圾，

見了行人，

就走上前來，

伸出小黑手，

得了一個銅板，

馬上跑到少女跟前，

手一伸：

「你看吧，姐姐！」

姐姐苦笑笑，

把眼光轉移到一堆瓦礫上；

一個老婦跪在地上化紙錢，

眼淚頻頻滴到地上，

原來她的兒郎

就在這纍纍的彈痕瓦礫裏埋葬，

紙錢灰在陰風裏飄揚，

落到老婦皤白的頭上。

如今的江南，

不見南飛的鴻雁，

也不聞尋常百姓家的

小燕呢喃，

只在午夜，聽那

南京城郊我多少英勇的戰士

被敵活埋的冤魂哀號，

只聽水陽街頭我五百多無辜的同胞

被敵用煤油燒死的陰魂慘叫；

只見浩浩的揚子江流着血，

流着恨，

在蕭索的秋風裏，

怒潮嘶嘶的吼叫；

靜靜的清弋江，

而今既不靜也不清了

看不見她那玄黃的面上縐紋！
她幽咽地流着，
她是江南的血脈，
她是我們的母親，
她已孕育着千百萬的民族戰士，
悄悄地武裝，
我們拿流血來代替悲哀吧。

增強力量

陳
奔

男女老幼啊，
都是抗戰的力量。

挽着手臂，
踏緊步伐，
鋼鐵一樣的，
向前奔闖，
眼睛望準敵人，
鎗口向他對正，
要使他死亡！

創造吧！

創造的使命在我們身上！

強盜，寄生虫，
再也不能容讓，
一齊的把他們
向死的路上啊，
拋揚，拋揚！

增強，增強，
我們的抗戰力量，
一點火藥，
造成子彈；
一片鐵，
打成機鎗；

綠色的……

呂漠野

綠色的是中國的田野，
綠色的是中國的山林。
在田野山林英勇地守衛着的，
綠色的，是我們活的長城。

綠色的鴨嘴帽，綠色的衣衫，
綠色的光向鋼槍刺上映。
如果綠色可以象徵和平，
我們還有綠色的心。

我們愛自由的生命。

我們也愛誠實的和平。

誰用屠殺觸犯了生命，

誰用侵略侮辱了和平，

野獸！

我們綠色的鋼槍刺

劃穿你黑色的心！

一九三九、三月·麗水。

寄彥霖

莫洛

你的眼鏡下面，有着

一雙憂鬱的眼睛，

一張蒼白的臉，

牽強的微笑

從你嘴角泛起——

當友伴們歡笑地談情。

你負着生活的重荷，
奔走在失業的沙漠，
醜惡的現實像蝨虫抽吸你的血；
爲了挽救中華民族的淪亡，
你會坐過百日牢，
凝眺鐵窗外數尺的藍天。

然而，戰爭把你從
憂鬱的泥沼中拔起，
你竟毅然地用柴瘦的雙腿，
帶着極微少的川資，
熱情牽引你，爬過山，渡過河，
走向那紅色的邊城。

如今，你已穿上灰藍的軍裝，
呼吸着塞外吹來的自由底沙風，
你不會再哼傷愁的歌了，
你的眼睛已冒着火，

嘴邊已掀起：健康的
懷着勝利的確信底朗笑！

一九三九年夏天，七月六日。

更鼓調。

五 打退鬼子好回鄉

殷夢萍

(一)

一更鼓，鼓一更。
我家住在揚子江。
一年四季風光好，
男女老少喜洋洋。

(二)

二更鼓，鼓二更。

炸彈大炮隆隆響。
自從來了日本鬼，
大小村莊遭災殃。

(三)

三更鼓，鼓三更。
日本鬼子真蠻橫。
殺人放火還不算，
強姦婦女挖肚腸。

(四)

四更鼓，鼓四更。
想起從前心悲傷。
我亦好生爺娘養，
那願馴服做羔羊？

(五)

五更鼓，鼓五更。
丟下老婆丟下娘。
肩上背起衣和被，
眼淚汪汪離故鄉。

(六)

打更鼓，到天亮。
報仇雪恥上戰場。
萬衆一心抗到底，
打退鬼子好回鄉！

一九三九，三，二四於金華

各地詩歌社鑒：
諸詩歌工作者鑒：

在抗戰的風暴中，我們是被吹得分散了，並且在地域上我們是被敵人割切開來。如今，我們必須以高朗的歌喉號召：全國的詩歌工作者打成一片，以雄偉的力量，唱出時代的詩篇。我們必須相互地握緊了手，密切地溝通，經常地聯系，使我們更能團結一致，用齊一的步伐和偉大的號召，共同來加強抗戰詩歌的陣容，給日本強盜帶來可恥的崩亡！我們虔誠而忠忱地熱望：和大家聯系起來，和大家站上一條戰線！此致
赤誠的敬禮！

海燕詩歌社啓

望家山

辛勞

——獻給我的故鄉，家人！

—

落着雨，落着雨，
爲了人世，天空是多們哀傷，
哭泣着用那不停的雨滴，
一點一點從松葉又流入小溪。
在這激響的小溪中，
流水翻着血紅的浪。

在這不幸的村莊，
泡在血中，每個土粒，草梗；
哪里還有和平的風，
並不是因爲這連綿的天雨，
野狗會告訴你，
在牠暮夜的哀叫聲里，
痛哭着流離失家的命運！
是災難放開脚步，

是魔鬼的使徒；

比死亡還可怕的皇軍的隊伍。

刺刀閃着他們的榮耀，

用人的血染紅的肩章，

在那死神的寵信的冠上，

那些大和民族的騎士，

桀傲地馳奔着馬蹄。

槍口，槍口，冒着紫火，

怪蟒般的吐着毒舌。

帶着死亡的呼號，

流星般的越過平野；

越過高高的山麓；

又從林梢頭飛渡，

在這和平的村民頭頂，

開放着不幸的鮮豔的花朵。

房屋同火神拉手，

那些房樑，和房瓦，

嘯叫着，那火的雞鴨；

像一片血色的虹霓，

朝夜，朝夜，裝飾着天空。

這些日本強盜的拜訪，

一個桃源般的村落，

就像蛇進了雞窩！

山坡上的小草，

像昔日柔綠，像昔日茸茸；

但是，羊兒，

已煮熟在鍋里，

在尖利的牙齒下，

做着人血滲合的酒肴。

山茶花，

正開得潔白。

芬芳猶握在，

赤身慘死的少女

那掙扎緊握的拳中。

山躑躅象徵着她底命運，

被野鳥啄得凋零。

山鷹驚飛了，

落在山頭，又飛起，

那愁慘的地面，牠不敢停留；

那地面呵，

籠罩着愁雲，

泛着血流……

天災麼？

蝗虫麼？

雨點里夾着冰雹，

砸落了粗大的稻穗；

但，不是呵！

田裏的稻穗低下，

却是因爲盼想着粗壯的手臂

……

靜謐的田園，

披上了看不見喪衣；

哭泣，哀傷，是天上的雨；

誰還有歡笑？

歡笑的是日本強盜！

馬蹄奔踏過水田；

墳山上冒着烽烟；

那些馬揚首飛鬃，

嘲笑這居民的懦弱；

逞着騎者的傲慢，

搖着尾巴，飲着血，

在巒體堆頂，嘶嘯着天雲！

不幸來了，

誰都要遇見；

今天，今晚，

誰知生死或者就是明天！

追尋不幸的旅蹤，

在每家茅草房里面，

若是暮夜有扣門聲，

就有一幕悲劇；

假如你看見它底顏色，

那就告別了這人間！

在這橫飛着死的村堡，

狗一咬，或風吹響了草葉，

小孩子立刻躲到床下；

年青的女人

抹着煤烟，

想把臉抹成鬼樣，

逃脫這怕人的污辱，災難！

老人縮在草棚，

眼淚淋淋的望着天，

天是灰白的，

像他底心樣愁慘！

「天爺喲！

你怎麼就不睜睜眼！」

成天殺戮着；

成天的叫喊！

那些意氣飛揚的日本武士，

盤據在這；

就彷彿到了他們的家園，

財產是祖先的遺留，

他浪子般的浪費着；

僻防着水，山溪般的流……

落着雨，落着雨，

死亡用雨絲來記數目。

落着雨，落着雨，

溪水漲着紅潮；
所有的山石塊都血肉模糊！
在山脊背，
長尾的喜鵲，不安的飛；
那黑老鴉澈夜的叫；
松鼠不再跳躍，
怕聽見風里飄着嚎啕！

在高峭的山道，
一隊隊破爛的行列，
艱難地走，逃難的朋友；
揹着孩子，搗着破筐；
在油滑的草標上，
跌撲着柱着蒿杖！

上山去呵！
逃到外鄉……
哪裏去呢？一片黑茫！

滿腹愁怨離開鄉土，
這祖宗流血
用血喂得茁壯的地方！
現在盤據着敵人，
那無人性的強梁！……

二

青綠得有點蒼涼，
密列在山腰的松樹。
夜間不敢出來，
那星星和月亮，
用暗雲掩着臉，
從沒見過人世這般淒愴！

小草心驚地搖曳；
金雀枝和長春籐葉；
黃花蛇不敢睡熟；
那許多悲哀的脚步，

踐踏着山坡上的泥土。

刺果樹禿了枝；

青草塞在口裏；

誰見過這樣貪婪；

瘋狂的搶着，

誰抓多了，就眼含忌妬。

孩子哭咬着媽媽的乾乳，

肚子癟縮，快貼了脊骨。

露宿在草叢；

林葉遮不住雨水，寒風；

寒風吹着彷彿鐵蹄，

高揚着，踢打着肌膚。

千年的古楓，

搖落紅葉，爲了憤怒；

夜虎不再呼嘯，

爲了雛虎。

竹葉響着，

那是哀嘆的低歌！

愁慘的雲朵，

不是無意的濃結；

金鈴子哭着：

在這血色的大地，

哪還有明朗溫暖；

垂着頭，那野生的鈴蘭！

沒有一陣好風，

敢帶起一顆淚珠吹過；

瀑布發着怒吼，

白鍊般的急流，

飛濺着馳進山窩。

躲在山頭雲里，

躲在古廟里的殿階；

思想並且談論：

不厭控訴——

誰能夠沈默，

這天外飛來的災禍！

「怎樣啦，二弟！

你的老婆——

剛圓房，還沒有滿月，

而那新床……血……」

「咳，我的女兒！

十五歲的年紀；

也被……那天早上……

我的女兒……咳……

十五歲的年紀！」

「還有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五十六歲；

鬼子也是人麼？

那樣大的歲數，白髮飄飛……」

「我的姐姐……」

「我的新生的牛犢……」

「我的白鵝……」

「我的穀地……」

「我的房舍，我的田地……」

「那些小豬喲！……」

「天啊，還有我的羊啦！……」

每個聲音，

沉浸着血的泡沫，

篇篇血賬……

落着雨，落着雨，

人們落着晶亮的淚珠！

「聽聽吧！

有耳朵的，有耳朵的，

你有耳朵的，聽聽吧！

牛在吼啦！

羊鳴伴着鬼子的狂笑；

人們的呻吟……」

有人在神座下，

呻吟，像溪水平靜的時分，

又像親人蓋棺的一刹那——

「我的孩子……」

是一個年青的母親；

她哀哀地哭訴：

「這些鬼子，還是人麼？

孩子挑在刀尖上，

揮舞，盤旋，流着血腸！……」

「怎樣的夜里，

怎樣的夜里……

呵，孩子沒有死呵！

我去，……」

一聲尖叫，她瘋狂地向雨中奔去！

人們全流下淚滴，

低下頭——淒黑的夜，

淒黑的夜里，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嗷！」

尖叫聲震盪着山林。

落着雨，落着雨，

天爲着人們命運哭泣；

這些無家的愁苦的流民，

尖叫與哭泣，瘋狂的雨。

三

有個老頭，

他的白鬍子飄來飄去；

淚不肯溼他底眼角，

因爲那纏滿的紅絲；
他枯暗地望着天：
「有啥辦法呀？」

這是老天的意志！」

有一個老婆婆，

她底頭頂全枯禿，

只有一個髮髻垂在腦後；

她底咀已逝去了年青時的豐腴；

因爲沒有牙齒，

更因爲她的兒子的姦死！

在人世還有多少呢，

榮華的希冀？！

有一個更爲不幸的婦人，

她受過日本鬼子三次奸污；

在草塚，在河邊的山石上，

在牛棚里的牛糞旁，

她會暈死……

但，她活了，可咀咒的活呀！

廟中古舊的神牌，

冷默的就像屍骸。

媽媽拍着孩子，

一滴滴淚就落在孩子的臉呀！

那焦黃可憐的臉上；

秋天的草梗；

是被幸福所遺棄，

微微地，微微地呼吸！……

落着雨，落着雨，

垂着頭，就像旱天的禾穗，

低垂着枝桿，沒有生氣——

這泥濘的悲慘的秋日，

憂愁流盪着，

又吹哭了廟外的風雨。

「不，我不願意！」
有一個農夫，又是獵戶，
也是這裏的好漢；
若是誰沒忘記他打虎的夜晚，
那夜晚睡在山上，
有一個猛虎躡向他底叉尖，
那麼容易，那虎就死在面前。

這故事，誰敢說不信，
他能把你從馬上拉下，
無論你說完就跳上快馬，
無論那馬跑得多遠，
並且騎者多們勇敢，
拉下馬是一個強悍的青年！

若說，天空有個鐵環，
他會拉着天，操縱着陰雨或晴天；

若說，地有個把手，
他會在春耕時候，
不用牛拖犁，
只手這麼一翻，
就種上小麥和翠碧的油菜。

沒有眼淚，因為羞愧，
更因為憤怒，他這般沉鬱。
坐在神牌旁邊，他思想：
破碎的家鄉，
悲慘的草原……
「不，我不願意！」

「誰會忘記姊妹深仇？
誰願意失掉家？
拋棄祖遺的田產？
誰願意自己的豬羊
做成日本強盜的豐盛酒宴？」

誰願房子被敵人佔？

誰也不願挨餓在高山！……

「不，我不願意！」

愁慘的眼睛，

望着這打虎的兒男

憂患把人們變呆了，

就像將熄滅的荒火，

只餘微弱的火點；

他像風，他像火箭，

在那殘燼堆上，

又慢慢煽起火燄！

「鄰居們！

你們有沒有胆量？

要報這血海的冤仇，

收復自己的家鄉，

咱們自己來幹！」

在這愁慘的羣中，

每個眼，破淚模糊的眼前，

泛上了血，泛上了火，

泛上了鬼子的馬蹄，

泛上了鋒利的刀尖……

「別看鬼子多兇，

我們是強大威風……」

「那飛機啦，

那槍火像赤鍊蛇……」

「去你的吧，飛機和槍火！

我們要看看，

鐵斧子鋒銳，

還是槍子的火？

還是鐮刀尖利，

還是鬼子的大炮……」

開過山石也開過瘠地；
多少麥子活在我們的手里；
想想吧，穀草垛怎樣堆起？
茅屋是我們親手蓋造；
稻粒是我們自己檢起，
而且，這山上，你可曾見過虎豹，
當雪夜，哪個畜性能逃避？」

「對呵！你拿起你的彎刀；
你那松紋古劍也該磨利；
火叉子也是武器；
關刀要向敵人頭上揮去！
扁担，竹杖……」
像風濤起在海上，
立刻就搖曳在暗默的空里。

「去呵！報仇去！」
嗚嗚嘩啦！

嗚嗚嘩啦！

落着雨，落着雨，
山嶺上捲起粗暴的風，
反叛的雨點震響着大地！
就像夜里的山火，
蛇般地疾奔下山脊。

拉下馬走在前面，
「去呵！報仇去！」
普羅蜜修士
偷來的火種，投在人間；
奔流和跳抖
一條燃燒的流岩！

四

落着雨，落着雨，
這燃起鄉夢的天氣。
在淺草的池邊；

——我們手開過荒田；
在秋日的成熟的原野；
洋溢着金黃的霧氣，
壘壘果實和稻糧；
那遙遠的
是怎樣個美麗的故鄉！

出征了，奉着天皇的詔諭；
別了妻子和住房；
登上戰艇，
遠征，遠征那倔強的
但一向柔順的支那！

不想家，用支那的血來麻醉；
忘憂傷，享受吧！
誰知道明天，
誰做了炮灰，或殘廢？！
誇示着皇軍的高貴，

用開花的羽冠，
慰藉軍伍的顛沛！

在支那的土地
誇眩着告白國人，
勝利是大日本勇士；
但，那一船船，載回去的，
是誰的骨灰？

——皇軍哪，
用血染紅了肩章的
天皇的權利和寶座的侍衛！

十天前佔據了這個村堡，
望家山下，
歡欣地跑來他們的馬蹄；
豬羊把他們喂飽；
花姑娘任他們姿意；
看着這俘獲的田畦，

又燃起狂妄的火花。
夢想着帝國的凱旋，
那黃金的大綬，
萬人豔羨的爵位！

開懷吧！開懷吧！
在這村中的一小隊，
隊長宣言着：
若是誰鬱悶？
就可以隨心陶醉；
喝酒玩女人，
只要替天皇爭取疆土，
我們要做光榮的軍隊！

在這幽暗的夜里，
這些豪傲的勇士們；
歌舞着，
人血傾滿了忘家的

與充滿着夢想的酒杯。

酒是辛辣的，
夢是甜的，
而心是憂鬱的。

一滴滴酒，一滴滴淚，
模糊的影子和着熟睡……

落着雨，落着雨，
拉下馬是一個火的引路者，
許多燃旺的火苗隨在身後，
他又像一陣野風，
把荒火吹向亂草叢圍。

他們悄悄地走近，
那皇軍，醉了的守衛：

一聲呼嘯，
晴天的霹靂和棍棒齊飛；

從夢中，從酒杯里；
驚醒的鬼子兵，
頂上飛着血雨！

刀斧飛快地砍着，
沒容敵人緩手，
槍還沒有放響，
肩臂已竟連槍落了地。
機關槍被奪過來，
那射手帶着夢里的微笑死去！

房里和院落，
也在田壟上，
鋼鐵相擊着哀鳴；
彷彿走近鐵匠鋪，
砧子和鐵錘砸出火星，
那巧手的鐵匠，
有意地把錘子敲得響！

一槍扎去，就少了一個仇敵，
不管那個胸膛透亮。

大刀揮舞，
像秋風吹着落葉；
只要風絲吹過，
就有沙沙的葉子飄落。

古劍的紅綢帶飄着花；

血從那些皇軍的腔子冒着泡沫，
山林吶喊着，

流泉激起小石塊；

夜梟慘笑，和着牠底伙伴……

割着稻草；

翻起地上的土塊；

那些粗壯的手臂——

由石頭變成黃荳粒；

鬼子的身子變成高粱楷；

那麼輕快地……
現在已經是天亮。

那高傲的勇士，
多們悲傷！

尋不見自己的同伍；
就像曙後的晨星，
零落的，全睡在泥土。
祇是滿天的雲海，
那些復仇的好漢，
勇敢地刀矛，撒着歡。

拉下馬興奮地舞着獵叉，
沒有一個肚子逃過；
當他一抖手，
血就像紅泉般噴灑。
他剛刺死了那皇軍隊長，
背後的鬼子的刺刀，

無情地刺進他的脊樑；

他大吼一聲，
向後甩着獵叉，
那個兇手，就同他一起倒下。

血在他底身上流着，
他在地上掙扎，
要起來殺鬼子呀！
但是他倒下！
血水浸沒他的腰，
他的臉埋在屍堆中；
淚水和血流。

天現出曙色；
岩石反映着光華；
雨住了，
初陽在頭上；
澗水嗚咽着，

嗚咽着他那些戰友。

「故鄉是收復了，

但是拉下馬死了！」

在垂死者眼中，

他看見明天，和暖的明天！

這勝利悲傷的行列，

抬着拉下馬的遺骸……

在望家山上，

用那殺敵的血手，

挖着土，搬着石塊，

一個大的墳塋，

蓋上蒿草層層。

「拉下馬，我們親切的伙伴！

你好好的睡吧！

敵人都殺光了，

故鄉決不讓日本侵佔！……」

有一個人這樣向死者致奠：

「聽呀！長江的流水在你的腳下；

星星陪着你在夜晚，

月亮會照着你的墳頭，

山鳥，太陽都會使你心歡……

「死了，這兒睡着一個好漢！

拉下馬是他的綽名；

一個農夫，一個獵手，

一個抗日戰士，

死了，在這次收復鄉土的戰鬥……」

太陽紅麗地照在墳頭，

溫熱的光映着古松；

山雀靜幽地唱歌，

又彷彿昔日的田園，

那靜靜流響的小河；

和平的風吹起；

山坡的羊羣，
 像天上的流雲，
 牧童揚鞭赤足地渡過水濱，
 穀穗噴着香的秋季，
 那安閒溫暖的時日……

夢影和希望，
 在這些勝利又惋傷的心間；
 他們凝視遠方，
 希望的火和勇敢的心，
 奔放和龐大地沖盪向天際！

火種在這生下根芽，
 開着花，在山下的血地，
 自由同戰神結盟；
 風和太陽約好，
 四處傳揚這悲壯的歌聲！……

一九三九，三，廿二日，皖南軍次。



慶出版
 重
 抗戰詩歌
 創刊號要目：

| | |
|-----------------|------|
| 五月風 | 方般 |
| 春：…… | 孫劍英 |
| 限你一秒鐘捲起你的「白旗」 | 李白 |
| 他和大衆在一起 | 呂劍 |
| 黎明 | 袁勃 |
| 戰：…… | 老舍 |
| 我折取一枝野花 | 任鈞 |
| 遺產 | 羅烽 |
| 打回老家去吧，「皇軍」！ | 安娥 |
| 傳令兵靳勤書之死 | 荒沙 |
| 孩子 | 孫濱 |
| 插七首的墳(長詩) | 王禮錫 |
| 英國詩人向中國人民致敬(特稿) | 王禮錫 |
| 手榴彈之歌 | 蘇聯 V |
| 短詩營險筆 | 楊騷 |
| 關於詩歌的小雜論 | 張振亞 |
| 論詩歌朗誦的技巧 | 李雷 |
| 月夜到黎明(散文詩) | 白朗 |
| 牛產曲 | 海稜 |
| 縫窮婦(歌謠) | 黃沙 |
| 種南瓜(歌謠) | 黃沙 |

建立地方詩歌運動

錫金

抗戰中全國各地的詩歌工作，呈現出空前的蓬勃的景況。這景況，一方面是說明了我們的民族革命戰爭，同時，也是光輝的詩的戰爭，從這裏正孕育着無數橫絕世代的詩篇；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的神聖而艱苦的戰爭，應該有詩來發揚和表彰，同時，也需要用詩來淘融和激勵。

中國的詩歌工作者，已經在各地建立起自己的戰鬥崗位了，我們聽到的很多，看到的也很多，在在都教我們歡喜。確乎，除了偷安在一隅做着可憐的不成話說的純詩的幻夢的裝腔做勢的大學教授，和甘心墮落準備乞取一些賣國賊的餘瀝的詩歌敗類，歷史要求所有的詩歌

工作者進步，要求所有的詩歌工作者更健全和強壯起來，以至能產生出新的燦爛的詩歌，供養這戰爭，供養現在和將來的時代。在重慶，在成都，在延安，在西安，在昆明，在桂林，在泉州，在溫州，在香港，在上海，以及在廣大的各處戰場上，以及在每一個荒僻的角隅，詩歌工作者們的艱辛的工作確是有成績的。不但我們看到了這末多的在困難條件下產生的詩歌出版物，以及詩歌朗誦運動的在各處不斷的勇敢地試驗着，街頭詩歌也發展到非常高揚的程度。此外，我們更看到新的詩歌工作者的湧出，尤其是在前綫的戰士中間，他們的工作更像遍地猛烈的彈火。

在這樣的配合着抗戰建國工作廣泛展開的
詩歌工作中間，我想提出一個口號：建立我們
的地方詩歌運動！

這口號的提出，不是說要否定總的有系統
有計劃的詩歌運動，當然，這是非常必須的！
而且應該由首都等地的聚集着更多的詩歌工作
者的處所迅速地發動起來。然而，在目前，要
的使各地詩歌工作做得更切實，更健全，確也
是一件迫切的要務。各地的地方詩歌工作建立
得切實健全時，總的詩歌工作便一定能切實而
健全；這裏，希望各個地方單位的詩歌工作者
，更努力地把自己的崗位弄得鞏固。

地方詩歌運動，有什麼具體的工作可做呢
？首要的，我以為還是建立健全的統一戰綫的
地方詩歌組織，這是應由各地的詩歌工作者來
發動的。不但要使原先在詩歌的見解上多少有
些差異，或者是政治見解不怎樣一致的（當然
執行敵人的政治任務的漢奸，汪派，托派是不

能在內的。）詩歌工作者們聚集起來，而且要
包括所有的有志於詩歌工作的新的伙伴，成爲
一個集體，如像座談會，或者學會，協會之類
，這樣便可經常在一起，用集體的力量，把地
方詩歌工作展開。

所謂地方詩歌工作，一部分應該是注重地
方性的詩歌工作，要把我們的工作和地方的特
殊情形配合起來。一個後方的詩歌工作者，與
其憑空在謳歌戰爭，隨意叫囂一下，是和從一
朵花上去苦苦幻想天堂一樣可笑的，倒是看怎
樣能從真實的地方生活中把握住現實，產生出
真實的詩篇來，比較的有價值。這樣的真實的
詩，送戰士上前線便再不會是到處一樣的辭句
，對敵人的憎恨也不再會是雷同的調子了。當
然，各地方生活和情緒是有共通處的，而且大
的目標且永遠是一致的，但這裏，作爲地方的
詩歌工作者却更可以發掘出他們的地方特性來
。如果我們能得到同一主題的各地的優美的不

同的詩歌，以及各地方特殊情形下產生的新鮮的詩歌，這都實在可算得是珍貴的收穫。

各地方言的入詩，是充實和豐富詩歌的語言的切實工作。方言詩的寫作和方言入詩是不同的；前者是即以方言來寫，如果沒有適當的文字，便以諧聲的字來代替，已有拉丁化的方案的在使得詩歌更能在這一地方流行，或者爲方便朗誦。如果，我們加一番功夫。把方言洗鍊一番，設法使牠變成普遍的言語，使牠入詩，來充實，豐富和活潑我們的詩歌的語言；則更可作鄰近地方以及全國各處的參考，無論在詩歌語言和中國語言上，都該有極大的價值。詩歌工作者，原該是語言的創造者啊！

一切的詩歌朗誦工作和街頭詩歌運動中的重要工作。詩歌朗誦，特別在每一個地方上舉行時能發現牠們不同的價值，這裏面，是饒有研究趣味的。同時，也是最直接地把詩歌傳

播到羣衆中去的方法。街頭詩歌，則更必須在地方詩歌運動中切實推行，我們非但要把詩歌張貼或者書寫在街頭，吸收街頭的讀者，而且要做到街頭的羣衆也能在街頭產生他們自己的詩，這樣，街頭詩歌工作才達到了完成的地步。從這裏面，我們可以得到許多珍貴的材料，可以蒐集起來，許多偉大的篇章都可以從這裏面產生的。詩歌工作者們從裏面得到了什麼或者把什麼組織起自己的篇章來也是很好的，一點點也用不着臉紅，這比竊取古人或者外國人的詩句不同；這是道地的從人羣中出來的情緒，當然要經過一番溶化，如果真能完成了偉大的詩篇，倒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要是地方詩歌運動開展得好，那一定可以培養出許多新的詩歌工作者來，一定可以產生出許多燦爛的詩篇來。地方詩歌工作是可以開展得好的，因爲一個地方單位，容易在一起集體工作。有了集體的工作，不斷的創作，不斷

的研究，不斷的實行，不斷的改正，這樣，每一個地方的詩歌運動都可以變得堅實而鞏固，不斷地還有進步。實在比到漫無計劃的各自爲政的詩歌工作要好得多。

，各地的詩歌工作者互相可以取得聯絡；互相交換意見和工作。這樣，地方詩歌運動決不是狹義的地方詩歌運動，却是最切實的抗戰詩歌運動。

每一個地方單位的詩歌工作建立起來以後

一九三九，五，廿四，上海

海 燕 帶 來 的 消 息

青鳥來信

青鳥在泉州來信云：「：我們決把詩運推廣到後方的一切農村；同時，努力於大衆化的詩歌寫作，用以深入羣衆，這是必要的。」

月半出版。本期內容相當充實，尤其難得前線寄來的稿件有數首。屆時當寄奉請多多指正。還有「半月詩壇」，係附於報紙副刊上的。可惜目前學校疏散，加入的會員很有限，希望再能擴大。

「這裏有我和幾個同志組成詩歌戰線社，發行「詩歌戰線」月刊，已出四期，五月號決本

「此間很希望你們寄稿，同時，我們也當寄給你們的。在互助合作下連系起我們閩浙的

詩運吧！」

白曙·錫金來信

錫金白曙在上海來信云：

「上海的詩歌情形最近漸漸又繁榮起來，因為我們正在着手出版「詩人叢刊」，另外還要辦幾個報紙的副刊的詩歌周刊，一時很不容易再抽出功夫來參加你們這邊的工作……這裏報告一點上海詩歌情況，也許可供摘入補白的：

「現在上海詩歌作者中間有一個座談會，每兩週舉行一次，每次約有十幾個人，經常談些關於怎樣展開我們的詩歌工作的事，以及討論些詩歌本身問題，每次也有幾位在座談會上試驗着詩歌朗誦，

「從這座談會中產生的工作，即是出版一種「詩人叢刊」，每月一冊，第一冊已在集稿（現已出版「洛」註，定了「我歌唱」作為第一集的

名字，每期約六十四頁，容量四萬字，除發表創作外，還預備有計劃地介紹些外國詩人，第一集我們介紹了拜倫。此外加上論文，整個兒說起來，和「五月」還是差不多的。我們想把它作為一個上海詩歌工作的中心刊物，當然，它主要的是要表現上海的，不過我們也歡喜接到各地的詩，這給了我們精神上有很多的鼓勵。上海的詩歌原很岑寂，可是從這歌詩座談會中，許多工作又復振奮起來了，所以我們預計還可以在報紙上辦幾個周刊，現在正在接洽中。

「從這座談會中，我們經常試驗詩歌朗誦，到相當時間，我們是準備把它公開的。此外，我們還鼓勵自己把工作和許多當前政治情勢配合起來，這是可能的，而且應該好好的做好它的。我們已經做了的，則是對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反映，和為義賣運動，向全上海市民作了一次號召。

「我們的工作剛在開始着，你會知道，我

們是不像你們那樣自由而輕快的，不過，等我們稍爲做出些頭緒來，我們仍舊願意參加你們的工作，你所提議的聯繫，當然是當前很迫切地需要的。」

羅鐵鷹來信

羅鐵鷹在昆明來信云：

「你們以拓荒者的英姿，在這暴風雨的時代，在這不爲人注意的地方，這一「文藝的大戈壁」——溫州，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地高歌——努力地栽培詩之花，這是使我非常感奮的，非常欽佩的，除了祝你們堅決地努力外，自己當作一努力遙耕的園丁！」

「拙編「戰歌」詩刊已出五期，第六期要出通俗詩歌專號，出版日期已過，但因印刷所遷移，要到四月初方能付印，故要到四月十號才能出版。」

「戰歌叢書第三種是穆木天的「號筒」，

第四種是高寒的「颶風集」，第五種是彭桂萼的「醒砲」，第六種是高寒的譯詩「大路之歌」（惠特曼著），我們打算在五月底以前出齊。另外的是雷石榆，高蘭，彭慧，彭珍，豹變，徐嘉瑞等的，一時未能出版，——順告。」

雷濺波來信

雷濺波在昆明來信云：

「接到你們寄來的詩集及啓事，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能夠在這個時候，好幾個大的詩刊減去了的時候，你們在最接近戰區的地方，使暴風雨加強地猛烈起來，大家好在雨中加奮努力。我們準備盡力地幫助，你們那里有稿子時，亦望寄給戰歌詩刊。我們使之取得很好的連絡，使詩歌活躍於各處。」

楓心來信

楓心自上海來信云：「……知道你們在溫州

是如何地努力着詩歌運動呵！我們很慚愧，上海的詩歌工作消沉了好久。最近關露等組織了一個詩歌會，預備向朗誦這方面努力。上海的詩歌工作者陸續地走向內地去，回來的祇有錫金而已。據我們所知道的一共祇有十多人罷了。因了神經不好，已有幾月不寫詩了，不能寄點作品來幫助你們，很抱歉的……」

孫用來信

孫用自富陽來信云：「以後擬譯德國詩人Brenke的『給青年詩人的信』，一共有十封，一萬字不止，其實內容是『太詩意』的，出單行本不妨再說。自第二期起可以每期登一篇。」

在這時，還是先抄一本雜譯詩，大都是戰爭或愛國詩，二十首左右，大約在一個月之內可以弄成，相當於『叛亂的法西斯』的篇幅，抄好後就寄上，題名以爲就用『疆土頌及其他』（此書作爲海燕詩歌叢書第二種——洛註）。

呂漢野來信

呂漢野自麗水來信云：「：我很願盡我薄弱的力量加入你們的工作，如果時間允許，我會寫寄一些較可看的詩的。」又一信云：「『暴風雨』幾時能出版？甚念！若有相當稿件自當寄奉，共同努力。但我寫詩極慢，如『大風』所載『燕子』一詩，構思在春二三月燕子飛來時，而完稿已在九月，可以想見。且近來拉稿者多，校課又忙，不知幾時再能有新作奉上求教也。」

麥青來信

麥青自金華來信云：「諸同志對詩歌運動之努力，我是非常欽佩並致最誠摯的祝福，希望『暴風雨』能成爲東南詩歌工作者的中心刊物。……我最近因事務工作太多，簡直沒有時間創作，真是抱愧，但仍願抽出時間爲詩歌運

動出點苦力。」

袁水拍來信

袁水拍在香港來信云：

「樓適夷先生前些日去上海，最近才回來，忙得很，因為在香港他編數種刊物之外，再有文協會的事情。寫文章恐怕不會如你們的願。……「中國詩壇」新近在香港出版復刊號，不是「資本家」，錢發生問題，持續下去將是極艱難，需要很多熱心同志們幫助的。以前我沒有參加過「詩壇」的工作。現在也只是送去一點小小幫助而已。他們在港的同志不多，座談或朗誦也沒做過幾次。香港詩歌運動極度沉寂。或者說，樂觀一點說，這運動正在釀造期中吧。

新詩社在港出版的刊物是附在「星島日報」的，每十日一刊。

新詩社擬出些單行詩集。

桂林將出現一頂點社，刊物名「頂點」，艾青等編。

將來我會收集一些東西，如這裏的詩刊，送給你。而你們的刊物也請寄給我，好分派給各處，組成——X，「詩歌的統一陣線」好不好？」

又一來信云：「……新詩社於數日前舉行第一次座談會，討論中心問題為：抗戰詩之全面觀察，附帶批判孫毓棠之「抗戰詩八股式」論，一致打擊，紀錄尙未清出。孫在大公報「文藝」所發表之文章，不知道你見到否？他作了許多錯誤。」

「頂點」創刊號尙未出版，上海印刷負責人沒有報告來。但第二期已集稿待寄。

「中國詩壇」負責人在港者為胡危舟，征軍，黃寧嬰等，第二期尙未出版。」

方殷來信

方殷自重慶來信云：「：東南方面的詩運，在未接到你的信以前，就零星地聽說過一點，知道有你們幾位艱苦的尊敬的同志在努力着。讀到你的信後，當然使我更加歡喜，因為被敵人分割開了的我們，如今得以聯系了。」

「目前的詩壇是荒蕪的，工作是艱辛的，一切需待同志們努力啊！」

「重慶，在去年八月間以前，我與袁勃等兄未到時，詩運，簡直是沒有。之後，由於『全國文協』之遷去，詩運及整個文藝運動，也就日漸開展了。不久，我們就成立起一個叫做『詩歌座談會』的組織，這個組織，最初是想要夠成爲一個詩人的全國性的組織的，後來因爲種種困難，也就規定爲是附屬在『文協』的獨立的專負歌詩運動責任的組織了。」

「這個組織，直到今天，已開了七次的會，所討論的問題，多半是關於整個詩歌的以及抗戰以來詩的創作底批判等等，有幾次的討論

記錄，已在『抗戰文藝』上發表了。

「一個全國性的詩歌刊物，在目前是非常需要的。遠在一二月間，我們就計劃此事了。但是因爲物質與人事的種種問題，直到五月一日才編好；可是恰巧在這個時候，又生困難了。敵機在三四兩日狂炸重慶後，使我們的印刷、一時不能解決，本來，這個詩刊——『抗戰詩歌』，是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的，而轟炸後該店老板却不見了。這困難，也許不難解決，想過幾日就可以有眉目了。」

「：袁勃在新華日報，厂民已去江津，高蘭現在川鄉間任教職，蓬子仍在渝，我一定轉知他們你的意思。……」

聶紺弩來信

聶紺弩在金華來信云：

「關於寫文章暫時不能如命。因爲這幾天正在弄一個刊物，需要寫一點旁的文章，不能

寫關於詩的論文。我除了編一個綜合刊物之外，還在幫一個文藝刊物的忙，需要很多稿，自己要寫，又要拉稿，你或者你的朋友有稿子請寄點來。今寄上辛勞的『望家山』一篇。這稿子有點虎頭蛇尾，本已寫信去叫他改作。最近他來信說已入醫院，因為肺上有三個洞，我聽見了也很不舒服，他自然更沒有改作的心情了。……本有『捧血者』一篇較好，因為他需要一點錢，已賣給別的刊物了。

「我對詩很外行。不過，老實說，我不高興你的那篇法西斯。覺得形象太少，不像詩。我不反對政治化，可是在政治化之先，應該要求是詩。現在有很多人是在這種寫法，也有人因此很有名氣，老實說我都不喜歡。我如果寫關於詩的論文，就會首先講他們的壞話的。我也寫過很壞的文章，例如『支那人』那一篇就完全不叫東西，但是我正在改悔中。希望以後的文章比較好。也希望朋友們進步，這是太不客

氣了，請你原諒，我正想和你作一個朋友咧！

「我很懷念溫州，懷念你們。我覺得那里的空氣比較好，有些弄文藝的朋友，在這裏却除了原來認識的人以外，還一個也沒有發現咧。

「：這裏也時常遭轟炸，『爲了跑警報，不知浪費多少時間，就誤多少事，真是可恨！溫州這幾天較和緩些吧？』

雷石榆來信

雷石榆在洛陽來信云：「：我前在晉南寫成一首八百多行的長詩『真野的叛逃』，已在昆明付印，大概月內可出版。最近又把年間寫成的短詩稿冊選抄四十首左右，訂成一集子，因影痕擬往後方出版叢書，叫我出一點貨色也。但因前次大半稿件被他遺失，今雖已重抄畢，然在未着手出版之前，亦未便寄給他。

「：×軍中有位詩友陳子鵠，他們也許在浙江活動，但不知兄有無認識？」

編校後記

風暴是可怕的，它不知毀滅了地球上幾許生靈！一些卑怯者和無力抗拒的懦虫，都成了時代的渣滓而在風暴的狂捲中崩滅了。然而，海燕終究是英勇的，她居然能向一切搏鬥，在暴風雨中，作着雄健的歌唱。

「暴風雨」詩刊第一輯，終於印完了最後一頁。從付印到現在，足足費去了兩個月的時間。因為「暴風雨」是從一切阻難中，搏戰着，流一身汗而出現在讀者面前的。浙東沿海風雲的驟緊，像濃厚的雨雲遮住了太陽，一切都顯現了空前的恐怖。溫州全城曾經一度變成陰森的死城，隆隆的砲聲的威脅，敵機炸彈的狂炸，使「暴風雨」在孕育期中，就懷了一身的硝煙氣。——她是在爆炸聲和砲轟聲中長大的。如今，我們謹以沸騰的血和蹦跳的心，熱情地把她奉獻在諸君面前，因為我們是嚴肅地背負了抗戰詩歌工作的使命，用無力的，孱弱的體軀，來走向艱難困苦途程的。

在浙江省——不，在中國東南角，詩歌運動是沉寂的，甚至許多熱愛詩歌者，都不能讀到一本完整的詩刊；內地的詩運的猛烈的展開，這兒似乎沒有受到絲毫的影響。我們爲了開拓這一荒原，更因爲我們熱情地酷愛詩歌，使不自量力地以建立東南詩運爲主旨，出現了海燕詩歌社，出版詩歌叢書和詩刊。建立詩歌的堡壘，以溫州爲據點，而和各地的詩歌工作者，詩歌團體緊密地聯系起來，以推進我們當前偉大的抗戰詩歌工作。當時，很多人都認爲這是不可能因爲一切條件都具不十分具體的。但熱情在牽引着我們，終於在慘淡的，艱苦的努力下，使

3647238

工作有了頭緒。「暴風雨」詩刊之出現，首先是魯萍兄以及孫用、鐵鷹、濤波、水拍、石榆、錫金、紺弩、青鳥、麥青……諸同志給我們的熱烈的鼓勵和幫助。使我們能下了更大的決心，踏破困難而進行我們的工作。起先，我們還企圖來個和木刻配合的刊物，出版「詩歌與木刻」，但因種種困難，便將這一企圖也中止了。

雖然，我們很想能夠再多多地努力於詩歌工作，但因環境太不許可，也終於沒有實現。如在報紙副刊上出版「詩週刊」一事，終因當地報紙受戰事影響，篇幅減少了，連副刊也終於被取消了。我想，以後當盡可能地把這一工作實踐起來。

我們感到缺憾的，是覺得和各地的詩歌團體及詩歌工作者的聯系太不夠，我們願意伸出熱情而誠摯的手，希望能緊緊地和大家攜握起來，共同地推進抗戰詩歌工作。

本刊因物質條件的限制，只能每二月出刊一次，每輯定名各異，然而，中心的宗旨是始終相同的。

校對雖然下了相當的功夫，但總免不了有錯字，如錫金先生的論文「建立地方詩歌運動」中（即在本刊第四十九頁上欄第十五行第十四字下面）脫了一行：「工作，都是地方詩歌」和孫用先生來信中的德詩人「二三」都未能校對出來，實在是件抱歉的事。

封面畫本已由池寧先生製成，但因滬甯航路被截，無法寄到，只好臨時改變，除設法在第二輯上印出外，謹向作者致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八日

八月八日，夜深二時。

春

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Y

法務部調查局
資料室

分類號 622.185

著者號 7411

登記號 64164

國家圖書館



004650905

法務部調查局



064164

